

翻译家谈翻译丛书
多语种文学卷
ÜBERSETZER ÜBER DAS
ÜBERSETZEN
(MEHRSPRACHIGE LITERATURREIHE)



从荷马史诗 到《挪威的森林》

撼动心灵的诗篇与气势磅礴的巨制

*von den Homerischen Hymnen
zu „Naokos Lächeln“*

Starke Epen, Große Werke

石琴娥 主编



翻译家谈翻译丛书
多语种文学卷
ÜBERSETZER ÜBER DAS
ÜBERSETZEN
(MEHRSPRACHIGE LITERATURREIHE)

从荷马史诗 到《挪威的森林》

撼动心灵的诗篇与气势磅礴的巨制

von den Homerischen Hymnen
zu „Narokos Lächeln“

Starke Epen, Große Werke

石琴娥 主编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荷马史诗到《挪威的森林》：撼动心灵的诗篇与
气势磅礴的巨制 / 石琴娥主编. — 北京：西苑出版社，
2016.1

(翻译家谈翻译丛书)

ISBN 978-7-5151-0547-5

I . ①从… II . ①石… III . ①文学翻译—文集 ②翻译
学—文集 IV . ① I046-53 ② 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4235 号

从荷马史诗到《挪威的森林》

——撼动心灵的诗篇与气势磅礴的巨制

主 编 石琴娥

责任编辑 刘 荔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

邮政编码 100102

电 话 010-64210080

网 址 www.xiyuanpublishinghouse.com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547-5

定 价 60.00元

(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 繁花似锦万紫千红

石琴娥

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领域就像是一座繁花似锦、万紫千红的大花园。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园丁们辛苦耕耘和不懈努力之下，这座花园里不但有刚直挺立、气势崑崙的参天大树，也有婀娜多姿、幽香袭人的花朵。

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时候，看到所内大部分人已经搞了多年甚至几十年文学翻译和研究，有的已是国内国际闻名遐迩的大家，一听到他们的名字就使人肃然起敬。对我这样一个已经到了不惑之年，且又半路出家的人来说，身处在这座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的大花园里感到惶恐不安，暗暗思忖，自己唯有小心翼翼，勤勤恳恳，努力学习，要想在这座缤纷美景的大花园里增添一朵奇花异葩恐怕很难，也无此奢望，如能为这座绿茵遍野的花园里增添一棵小草或是一朵小花就心满意足了。

由于种种原因，在八九十年代期间，我未能在这座花园里耕耘太多，而是在北欧五国——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的许多地方，包括北极圈内的拉普族聚居区游荡、进修和工作。九十年代末期起，我才“改邪归正”，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中。当然，那也只是在北欧这个边缘文学的范围内做点事情罢了。

自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特别重视对小语种人才的培养。不但在国内大学里办起了小语种班，而且还从在校的大学生中挑选优秀学生直接送往所在国学习语言。这些小语种人才学成之后虽然投入到文学翻译和研究的人不多，大部分人奋斗在外交、文化、新闻和语言教学的领域中，其中有些人在职时就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从事文学翻译，有些人则是在退休后投入到文学翻译工作中。不管是一生在文学翻译研究战线上奋斗的还是后来加入进来的人，他们都为文学翻译做出了很大贡献，不少人获得了国内各种文学奖项，以至国际大奖和外国元首授予的勋章。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在这些翻译成果的背后以及荣誉和耀眼的光环之下，他们所付出的劳动是多么艰辛！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又是多么大！有的译家，经过辛苦劳累，奋斗一年半载，甚至几年光阴，终于苦苦翻译出一部作品，却久久不能出版，其理由是没有经济效益。

一个多世纪以来，从英、美、法、俄罗斯和西班牙等大语种翻译成中文的世界名著浩如烟海，无法统计。如果翻开图书目录看一看，从上述语种以外的语种翻译成中文的世界经典作品其实也是多得难以统计的，且不谈希腊神话、罗马史诗、阿拉伯文学中的《一千零一夜》，还有德国的歌德和席勒以及日本的村上春树的作品……他们可以说是小语种中的“大语种”了。就以真正小语种如北欧文学来说，其中有不少作品为大家所熟知，并且一代代传承下来，经久不衰。英国的莎士比亚是大国语种中最有名的文学家之一，全世界公演作品最多的戏剧大师，在这座文学大花园中可以称得上是一朵硕大的奇葩。如果拿莎翁同小国语言丹麦语的安徒生相比，阅读过安徒生童话的各国男女老少大概比看过莎翁戏剧的人数要多得多，况且在北欧小语种的文学中还有像挪威的戏剧大师易卜生、瑞典的斯特林堡和拉格拉夫以及冰岛的拉克斯内斯等等，可以列举出不少。

长期以来，在我国外国文学翻译方面，大国语言一直占“中心地位”。这也难怪，因为他们是世界文学的主潮。而小国语言文学往往处于某种边缘文学和弱势文学的地位，对“中心”起着“点缀”作用。我认为不管是大语种的译

者还是小语种的译者，他们在介绍异国文化方面都是起着同样的桥梁作用。从某些方面来讲，小语种的译者比大语种的译者往往有更多难处。以我所从事的北欧小语种为例，北欧五国共有六种语言（挪威有挪威语和新挪威语两种），这六种语言至今都没有一本外汉词典，譬如在阅读瑞典语作品时，碰上生词先查瑞英字典，再查英汉字典，个中的甜酸苦辣只有学小语种的人自己知道。

今年四月，资深西班牙语翻译家、学者林一安先生要我负责选编一本包括除了英、美、法、俄罗斯和西班牙语以外的多国语种文学翻译家谈翻译的书，听后实感责任重大。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认真思考，我想能有一个平台让小语种的翻译家来倾诉自己译事中的艰难、甘苦、辛酸和乐趣是一件大好事，是一次可以尽兴倾诉自己感受的机会。

本书共收集了二十余个语种五十八位作者的作品。在这些作家中，绝大部分是国内，甚至国外都极为著名的学者和翻译家。有的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却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有的年富力强，在其领域里担负着重任的栋梁，他们将是小语种翻译界的未来。我首先要向本书的所有作者致以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的热情支持，积极撰稿，这本书是不可能编成出版的。我更要感谢老友林一安先生，他真挚恳切的话语使我有勇气承担这样的重任。我还要向泰语资深学者栾文华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不但自己同意写稿，还帮助我向其他东方小语种学者约稿。在闷热的天气里，他不辞辛劳写了一篇《三国演义扎根泰国的史话》的文章，因为整套丛书谈的是外译中，所以对他这篇很有新意的中翻外的力作只好忍痛割爱，他却毫无怨言，不辞辛劳地再次写作。我要特别感谢学意大利语的朋友们，我与他们素昧平生，从未见过面，当他们知道我在为这本书约稿的时候，他们不但自己爽快地同意写稿，还热情地向我推荐意大利语文学翻译家，并主动打电话帮我联系，他们的古道热肠深深地感动了我，正如阿尔巴尼亚语翻译家郑恩波说的：“只有从事小语种译、研的人彼此才关心、同情。”最后我也要感谢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为我们小语种的翻译者们提供了畅所欲言、直抒胸臆的平台。

2014年6月于北京

目 录



石琴娥 | 前言 1

冯 至 | 肃然起敬 1

冯 至 | 论现在的文学翻译界 4

鲍世修 | 《战争论》——集体智慧的结晶 7

陈久瑛 | 译事琐谈 10

陈 瑛 | 文学翻译中文化再解读的几点思索 15

范维信 | 翻译《修道院纪事》的一些往事 19

冯植生 | 漫说“翻译” 23

高 峰 | 信达雅是检验真假翻译的试金石 30

高年生 | 我和《安妮日记》 39

高 兴 | 文学翻译：挑衅、诱惑和纠缠 46

高中甫 | 诗人的激情，学者的博识——谈诗人冯至的诗歌翻译 50

韩耀成 | 我译《维特》 54

目 录



- 黄宝生 | 《摩诃婆罗多》译后感 60
- 黄志坤 | 世界名著最好从原文译出——谈谈我为什么重译《戈拉》 66
- 胡其鼎 | 《铁皮鼓》翻译随想 70
- 蒋承俊 | 我译《绞刑架下的报告》 74
- 金鼎汉 | 从《罗摩功行之湖》的翻译出版看民族文化差异 76
- 金 中 | 翻译杂谈 80
- 李德纯 | 翻译，莎扬娜拉 84
- 李遼六 | 成仿吾同志译事回忆 93
- 李丽秋 | 韩国小说翻译中的语言障碍因素 100
- 李玉成 | 翻译的乐趣 112
- 林洪亮 | 我译《你往何处去》 117
- 林少华 | 文学翻译：美、审美与审美忠实 122
- 刘儒庭 | 翻译的苦与乐 127

- 刘知白 | 有关文学作品翻译的几点体会 135
- 栾文华 | 译事漫笔 140
- 罗兴典 | 我译《日本战后名诗百家集》 149
- 吕同六 | 文学翻译：一件吃力难讨好的事 151
- 绿原 | 《浮士德》和我的中译本 155
- 潘庆舲 | 译事甘苦 162
- 钱春绮 | 我为什么要重译《查拉图斯特如是说》 166
- 申非 | 《平家物语》琐记 171
- 沈萼梅
刘锡荣 | 翻译旅途上的艰辛跋涉 173
- 石琴娥 | 我在翻译上的一点体会 178
- 唐月梅 | 我与《春雪》 182
- 田德望 | 我与《神曲》 186
- 王焕生 | 《奥德赛》翻译琐谈 191

目 录



- 王 军 | 对文学翻译的几点看法 196
- 王以铸 | 我翻译了一部诗集 202
- 魏荒弩 | 译诗的境界 205
- 兴万生 | 翻译《裴多菲文集》有感 209
- 薛庆国 | 我的阿拉伯文学之缘 217
- 许金龙 | 文学翻译漫谈 221
- 杨武能 | 我译《魔山》二十年 230
- 叶廷芳 | 翻译：甘苦得失寸心知 237
- 叶渭渠 | 译介《雪国》的甘苦 242
- 易丽君 | 《先人祭》翻译的前前后后 247
- 于慈江 | 中国现代翻译理念流变：从“信、达、雅”到传“神”
入“化” 251
- 张鸿年 | 《鲁拜集》翻译漫谈 262
- 张 黎 | 我与《汉堡剧评》的情缘——华夏版《汉堡剧评》后记 268

张 琳 | 我的译事 277

张玉书 | 我译茨威格 281

张振辉 | 我译塔杜施·鲁热维奇的诗 286

赵 刚 | 译者“三心” 296

郑思波 | 译诗感悟——从翻译阿果里诗选《母亲阿尔巴尼亚》谈起 299

邳溥浩 | 我和阿拉伯文学翻译 304

仲跻昆 | 译路坎坷通天方 315

冯至（1905—1993），诗人、学者，河北涿州人。北京大学毕业，留德博士。先后在同济大学、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任教授。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诗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中篇小说《伍子胥》，论著《论歌德》、《杜甫传》等。

肃然起敬



约在四十五年前，一个外国朋友问我，在中国都是谁翻译过莎士比亚。我不假思索就回答，在二十年代有田汉，三十年代以来是梁实秋和曹未风。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忽略了一个比那三人更有成就的莎士比亚译者，这人就是朱生豪。我也曾在书店里看到过朱生豪译的一部三卷本《莎士比亚戏剧集》，但未加重视，拿起来翻一翻便放下了。那时没有重视的原因有二：第一，朱生豪一生不求人知，在文坛和译坛上都默默无闻。第二，这部《戏剧集》是世界书局出版的。世界书局既不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那样享有盛名，也不像上海一般的进步书店印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书籍，所以它出版的书在我的心目中不占有什么地位。

几年过后，渐渐有人提到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说是值得一读。我找来阅读，很快就被那熟练而生动的译文所吸引，一口气读完了几部。回想当年的偏见，深感内疚。经过多方询问，才知道译者是一位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从一九三五年起，计划翻译莎士比亚全部剧本。抗日战争爆发，他先是在“孤

岛”的上海，随后在沦陷的家乡，贫病交加，潜心译作，不幸于一九四四年逝世，年仅三十二岁，莎氏全部剧本只剩下六部没有译出。后来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印行的《莎士比亚戏剧集》(1954)和《莎士比亚全集》(1978)都是采用经专家校阅过的朱生豪的译本。近年来，在《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九年第一期)读到朱生豪夫人宋清如写的《朱生豪与莎士比亚戏剧》一文，文中详尽地叙述了朱生豪进行译作的艰苦历程，还引用了朱生豪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为即将出版的《戏剧集》写的《自序》。《自序》里说：“余笃嗜莎剧，常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二十四年（即一九三五年）春，……始着手为翻译全集之尝试，越年战事发生，历年来辛苦搜集之各种莎剧版本，及诸家注释本、考证批评之书，不下一二百册，悉数毁于炮火，仓猝中惟携出牛津版全集一册，及译稿数本而已。厥后转辗流徙，为生活而奔波，更无暇晷，以酬未竟之志。及三十一年（即一九四二年）春，目睹世变日亟，闭户家居，摒绝外务，始得专心一志，致力译事。虽贫穷疾病，交相煎迫，而埋头伏案握管不辍。凡前后历十年而全稿完成（其后因病重不起，尚余史剧六部未克译出）。夫以译莎工作之艰巨，十年之功，不可云久，然毕生精力，殆已尽注于此矣。”读到这里，我认为朱生豪不仅是有高度热情的认真负责的翻译家，而且近似殉道者了。我对他肃然起敬。

一九六五年，朱光潜根据德文原本译出莱辛的美学名著《拉奥孔》。译稿由我工作的单位介绍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久，出版社编辑部回信同意出版，对译文也提了一些意见。意见相当中肯。问意见是谁提的，回答说是绿原。当时我很惊讶，我只知道绿原是诗人，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复旦大学专修英语，从来没听说他懂得德语。进一步了解，才知道他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二年因胡风冤案失却人身自由，在监狱中面对四壁自修学会了德语。

十几年后，尤其在八十年代，我和绿原有较多的交往，得知他掌握德语所发挥的作用与日俱增。他研读大量德文著作，撰写论述德语作家和文艺理论的文章，参与中德文化交流活动，尤其是关于中德诗歌的介绍与比较。他翻译出版德语国家现代诗，题名《请向内心走去》。习惯于读十九世纪以前西方诗的，读二十世纪的现代诗往往由于新的意境和新的技巧不容易领会，也就不容易翻译，绿原却深入钻研，精雕细刻，把它们介绍给中国的读者。近来说他用散文译出了歌德的《浮士德》，我对此怀有惊奇的期待。联想他在失却人身自由的七年内写的唯一的一首诗《又一名哥伦布》和一九七〇年在“牛棚”里写的《重读圣经》，既表达了坚强的意志，也蕴涵着深刻的体会和睿智的情思，我曾反复吟诵，一唱三叹。我对他在困苦中，甚至在灾难中的那种艰苦卓绝的精神

肃然起敬。

由于翻译德语诗歌，我还想到钱春绮。远在五十年代，钱春绮就不断翻译德语诗结集出版。他本来是一个医生，在上海某医院工作。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多种外语，钻研翻译技巧，他放弃了医生的职务，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行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的书不能出版，经济来源断绝，只靠他的夫人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还备受凌辱，但他的意志从未动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译著得以陆续出版，而且译的不仅是德诗名著，还有法语诗中难度很大的作品，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及《巴黎的忧郁》，译者还为此撰写了一篇内容相当丰富的序言。我对于这位不管外边的气候如何变化，而几十年如一日的孜孜不息的翻译家肃然起敬。

以上三人，有的与我素不相识，而且早已作古，有的是常常见面的朋友，有的只有一面之缘，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同，成就各异。我把他们联想在一起表示敬意，是由于钦佩他们对事业的忠诚，以及能担当生活的苦寂和人间的任何磨难。

1992年10月27日

此文原载1992年12月26日《济南日报》，后收入《文坛边缘随笔》。

此据《文坛边缘随笔》编入。

论现在的文学翻译界



一位朋友写了一篇文章给我看，里边谈到文学的翻译界，有这样两句话：“抗战以来中国的翻译界有一个现象，就是大量地介绍欧美的最新的所谓最畅销的作品，这使一些严肃的文学爱好者对它生一种反感。我们觉得那些没有选择地盲目地介绍外国文学，尤其是当前的作品，仍然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但有辨别地有见识的介绍对于中国文学的生长却也有莫大的助益。”这话说得很恳切，同时也恰中时病。我们若是略微留心一下现在的文学翻译界，便觉得西洋文学中有两种介绍得最多：一种是，正如这位朋友所说的，欧美最畅销的流行一时的作品；另一种就是十九世纪初期浪漫派的文学，尤其是浪漫派的诗。其中自然有例外，在许多的翻译里边，间或也掺杂着一两部托尔斯泰或托斯托以夫斯基，几出莎士比亚的戏曲，一部节本伊利亚特或是在一个杂志里连载的《尼伯龙根之歌》，但这只是疏疏落落，有若晨星。

那些畅销一时的作品，多半与电影相辅而行。作品一合乎时尚，获得广泛的读者，便容易搬上银幕，一搬上银幕，便更为流行。现代的电影对于人类教育的贡献到底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是另一个严重的问题，不是这里所要讨论的事，可是它潜移默化的力量很大，它在现代成为一种最便利的宣传工具。抗战以来，在后方的城市里电影院可以说是市民的唯一的娱乐场所，于是许多流行的作品都随着影片被稗贩到中国来。译者的译序里，书店的广告上都毫无考虑地写着“已于一九××年拍成电影”作为这部书的价值的证明（这是怎样一个不正确的推论！），至于这些书好处在哪里，介绍到中国来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则很少有人过问，更不必说对于中国新文学的生长能有什么裨益了。

至于浪漫派文学作品的介绍，比起前者较为严肃，可是我们不能不以责备贤者的心情对于这个趋势表示一些异议。欧洲十九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在一

个时代内，曾经显示过奇异的光芒，对于后世也有许多不朽的影响与启示，但就它的成就而论，浪漫派诗人的中间并不曾产生过能够与在他们以前的莎士比亚、他们同时代的歌德、他们以后的托尔斯泰相抗衡的人物。他们多半为了反抗社会而不屑忍耐，为了崇尚情感而不肯沉潜，为了无限制的追求而否认现实；其实，他们所忽略的，恰恰是现代一个文学修养者所应有的条件或道德。像摆伦^[1]，像海涅，他们的精神尽可以不朽，他们的意义也将永在。但他们的作品在现代的欧洲早已失去它们在前世纪所享受的尊荣，就是因为他们的内容与外形很难满足现代人的深切的要求，至于作品中文字草率，良莠杂糅，还是另一回事。

然而在中国，纵的方面从翻译界的初期一直到现代，横的方面从文言的维护者到前进的青年作家，浪漫派的作品总是一再地被翻译，被介绍，使人觉得好像它们代表了整个的西洋文学。这现象的原因并不难推测。中国四五十年来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政治需要改革，情感需要解放，而西洋浪漫主义的精神正巧适合了中国这个时代的要求，所以许多青年人读摆伦或海涅会比读歌德或托尔斯泰感到亲切得多。同时浪漫主义的作品里，也不少风花雪月近乎才子佳人气味的感伤主义，这又无形正中一些带有旧文人习气的人们的胸怀。一方面有人崇奉它的反抗精神，一方面有人玩味它的感伤主义，于是它在现在的中国就继续享受起它在现在的欧美已经失却的尊荣的地位。可是我们仔细检讨，浪漫主义的成绩，在西洋文学史里，是解放的精神有余，建设的力量不足，它的内容每每被幻想淹没了真实，它的外表每每被自由泛滥了形式。它过分地被介绍到中国来，多半只是投合而助长中国文人的风尚与习气。

翻译外国文学，不外乎为了两个目的：积极方面是丰富自己，启发自己，消极方面是纠正自己，并且在比较中可以知道自己的文学正处在一个什么地位；在旁人处发现自己相同的地方，是快意的事，但是多发现异点，也许能对我们更有裨益。因为往往是我们所没有的生疏的事物才能打开我们的眼界。至于浪漫派文学的介绍只是投合我们的嗜好，助长我们散漫的缺乏组织与造形能力的习性。青年人读了里边有反抗，老年人读了里边有伤感，却很难由此走上建设的途程。反过来看一看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那些文学界里伟大的建筑家，他们的作品如长城，如金字塔，巍然不动，给人一种稳重的固定的力量，永久在教育人类，不管人类是怎样迅速地在转变。相形之下，那些浪漫派

[1] 摆伦 (1788—1824)，通译拜伦，英国诗人。

的诗人只不过是一阵风雨，一翻波浪，给宇宙一种激动，却显示不出另一方面的永恒的努力与耐力。我们知道但丁诸人的名字也许比摆伦、海涅更早些更普遍些，但他们的面貌与精神在中国人的心目里却总是模糊不清的。或者有人要说，那些古典作品的翻译要求的条件太多，不是短时间容易办到的事，更何况在这变乱的时期呢。我们姑且承认这话有相当的理由，我们再退一步，看一看我们的时代，其中也并不缺乏这样的作家，他们不是社会的宠儿，他们的作品也从未搬上银幕，然而他们却是严肃的寂寞的工作者，像英国已逝世的劳伦斯，法国的纪德，德国的卡罗萨，他们努力为人类创造新的理想，新的人道——可是这些人也很少被介绍，就是有一两本书被翻译了，也很难获得众多的读者。

这现象显示出一种民族的情性：只接受轻易的，拒绝艰难的事物。文学工作者，无论翻译或创作，都应该对于这个情性加以砭针。从前苏东坡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姑勿论韩愈是否当得起这句话，可是这六个字实在很有力量：这对于过去是革命，对于将来是开新风气。我们翻译一本书至少要使一般人知道，文学绝不是消遣物，读一部古典的作品并不比读一本康德或一本爱因斯坦较为容易。

中国虽称人多物多，现在却无处不呈露出人力物力的有限，不只有限，简直是缺乏。就是这翻译的力量我们也要爱惜。我们为什么不把它用在介绍能以丰富我们纠正我们的作品上边呢？这类的东西也许不容易得到读者，但如果介绍多了，读者自然会产生。至于出版方面，书店虽然也是商业，究竟与其他的商店不同，一个倡导新风气的出版家，在历史上的地位有时并不下于一个积极奖励或培养学术的政治组织。

（原载 1944 年 4 月 30 日昆明《中央日报·星期论文》）